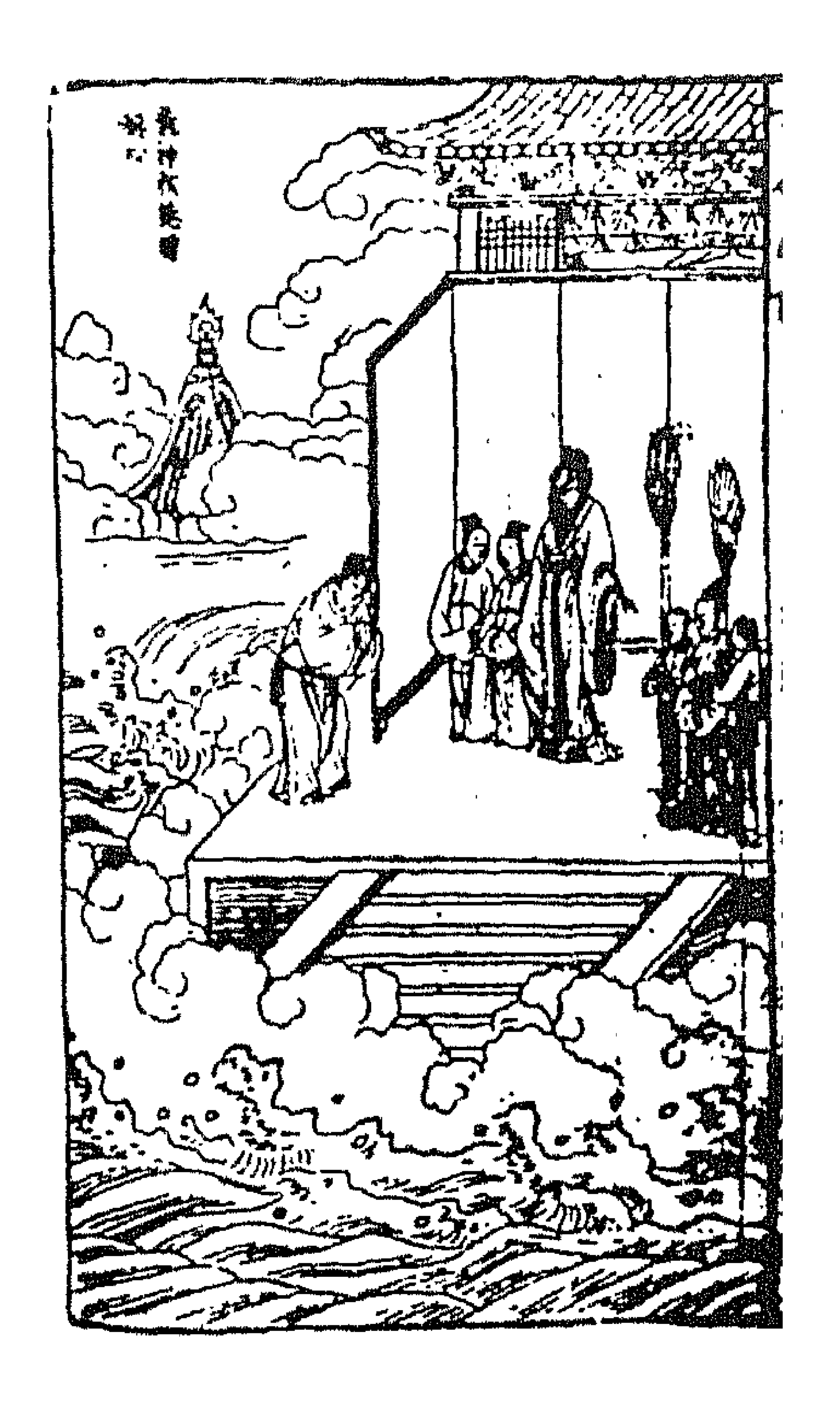
古今小說


李元閒玩救
朱蛇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勸人休誦經　念甚消災呪
經呪總慈悲　寃業如何救
種麻還得麻　種荳還得荳
報應本無私　作了還自受

這八句言語乃徐神翁所作言人在世積善逢善積惡逢惡古人有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昔日孫叔敖曉出見兩頭蛇

一條橫截其路孫叔敖用磚打死而埋之歸家告其母曰兒見必死矣母曰何以知之敖曰嘗聞人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母曰何不救乎叔敖曰兒已殺而埋之兒使後人再見以傷其命兒寧一身受死母曰兒有救人之心此乃陰騭必然不死後來叔敖官拜楚相今日說一箇秀才救一條蛇亦得後報南宋神宗朝熙寧年間汴梁有箇官人姓李名懿由杞縣知縣除僉杭州判官本官世本陳州人氏有妻韓氏子李元字伯元學習儒業李懿到家收拾行李不將妻子只帶兩箇僕人到杭州赴任在任倏忽一年

徃思于李元在家攻書不知近日學業如何寫封家書使王安徃陳州取孩兒李元來杭州早晚作伴就買書籍王安辭了本官不一日至陳州參見恭人呈上家書書院中喚出李元令讀了父親家書收拾行李李元往前曾應舉不第近日琴書意懶正遊山玩水以自娛樂聞父命呼召收拾琴劍書箱拜辭母親與王安登程沿路覓船不一日到楊子江李元看了江山景物觀之不足乃賦詩曰

西出崑崙東到海　驚濤拍岸浪掀天
月明滿耳風雷吼　一派江聲送客船

渡江至潤州、進運到常州、過蘇州、至吳江、是日申牌時分、李元舟中看見吳江風景、不減瀟湘圖畫、心中大喜、令稍公泊舟近長橋之側、元登岸上橋、來垂虹亭上凭欄而坐、望太湖晚景、李元觀之不足、忽見橋東一帶粉墻中有殿堂、不知何所、却值漁翁捲網而來、揖而問之、橋東粉墻乃是何家、漁人曰、此三高士祠、李元問曰、三高何人也、漁人曰、乃范蠡張翰陸龜蒙三箇高士、元喜、尋路渡一橫橋、至三高士祠、入側門、觀石碑、上堂見三人列坐、中范蠡、左張翰、右陸龜蒙、李元尋思間、一老人策杖而來、問之、乃看祠堂之人

人李元曰此祠堂幾年矣老人曰近千餘年矣元曰吾聞張翰在朝曾爲顯官因思鱸魚蓴菜之美棄官歸鄉徹老不仕乃是急流中湧退之人世之高士也陸龜蒙絕代詩人隱居吳淞江上惟以養鴨爲樂亦世之高士此二人立祠正當其理范蠡乃越國之上卿因獻西施於吳王夫差就中取事破了吳國後見越王義薄扁舟遨遊五湖自號鴟夷子此人雖賢乃吳國之讐人如何於此受人享祭老人曰前人所建不知何意李元於老人處借筆硯題詩一絕於壁間以明鴟夷子不可於此受享詩曰

地靈人傑誇張陸　共蔭清祠享可宜

千載難消亡國恨　不應此地著鴟夷

題罷還了老人筆硯相辭出門見數箇小孩兒用竹杖於深草中戲打小蛇李元近前視之見小蛇生得奇異金眼黃口赭身錦鱗體如瑪瑙之狀腮下有綠毛可長寸餘其蛇長尺餘如瘦竹之形元見尚有遊氣荒忙止住小童休打我與你銅錢百文可將小蛇放了賣與我小童簇定要錢李元將朱蛇用衫袖包裹引小童到船邊與了銅錢自去喚王安開書箱取艾葉煎湯少等溫貯於盤中將小蛇洗去汗血命稍

公開船遠望岸上草木茂盛之處急無人到就那里將朱蛇放了蛇乃回頭數次看着李元元曰李元今日放了你可於僻靜去處躲避休再教人見朱蛇遊入水中穿波底而去李元令移舟望杭州而行三日已到拜見父親言訖家中之事父問其學業李元一一對答父心甚喜在衙中住了數日李元告父曰母親在家早晚無人侍奉兒欲歸家就赴春選父乃收拾俸餘之貲買些土物令元回鄉又令王安送歸行李已搬下船拜辭父親與王安二人離了杭州出東新橋官塘大路過長安壩至嘉禾近吳江從舊歲所

觀山色湖光意中不捨到長橋昨日已平西李元教暫住行舟且觀景物宿一宵來早去就橋下灣住節上岸獨步上橋登垂虹亭凭闌佇目遙望湖光瀲灩山色空濛風定漁歌聚波搖雁影分正觀玩間忽見一青衣小童進前作揖手執名榜一紙曰東人有名傍在此欲見解元未敢擅使李元曰汝東人何在青衣曰在此橋左拱聽呼喚李元看名榜紙上一行書云學生朱廩謹謁元曰汝東人莫非悞認我乎青衣曰正欲見解元安得悞那李元曰我自來江左並無相識亦無姓朱者來往爲友多敢同姓者乎青衣曰

正欲見通判相公李衙內李伯元豈有候門李元曰既然如此必是斯文請來相見何礙青衣去不多時引一秀才至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飄飄然有凌雲之氣那秀才見李元先拜元慌忙答禮朱秀才曰家尊與令祖相識甚厚聞先生自杭而回特令學生伺候已久倘蒙不棄少屈文旆至舍下與家尊略叙舊誼可乎李元曰元年幼不知先祖與君家有舊失於拜望幸乞恕察朱秀才曰蝸居只在咫尺幸勿見却李元見朱秀才堅意叩請乃隨秀才出垂虹亭至長橋盡處柳陰之中泊一畫舫上有數人容貌魁梧衣裝

鮮麗邀元下船見船內五彩裝畫裀褥鋪設皆極富貴元早驚異朱秀才教開船從者蕩槳舟去如飛兩邊攪起浪花如雪飛舞須臾之間船已到岸朱秀才請李元上岸元見一帶松柏亭亭如蓋沙草灘頭擺列着紫衫銀帶約二十餘人兩乘紫藤兜轎李元問曰此公吏何府第之使也朱秀才曰此家尊之所使也請上轎咫尺便是李元驚惑之甚不得已上轎左右呵喝入松林行不一里見一所宮殿背靠青山面朝綠水水上一橋橋上列花石欄干宮殿上蓋琉璃瓦兩廊下皆搗紅泥墻壁朱門三座上有金字牌題

日玉華之宮轎至宮門請下轎李元不敢擧步戰慄不已宮門內有兩人出迎皆頭頂貂蟬冠身披紫羅襴腰繫黃金帶手執花紋簡進前施禮請曰王上有命謹請解元李元半晌不能對答朱秀才在側曰吾丈有請慎勿驚疑李元曰此何處也秀才曰先生到殿上便知也李元勉强隨二臣牢行從東廊歷階而進上月臺見數十箇人皆錦衣簇擁一老者出殿上其人蟬冠大袖朱履長裙手執玉圭進前迎迓李元慌忙下拜王者命左右扶起王曰坐邀文旆甚非所宜幸沐來臨萬乞情恕李元但只唯唯答應而已左

者迎引入殿王升御座左手下設一繡墩請解元登席元再拜於地曰布衣寒生王上御前安敢侍坐王曰解元於吾家有大恩今令長男邀請至此坐之何碍二臣宰請曰王上敬禮先生勿辭李元再三推却不得已低首躬身坐於繡墩王乃與小兒來拜恩人少頃屏風後宮女數人擁一郎君至頭戴小冠身穿絳衣腰繫玉帶足躡花靴面如傅粉唇似塗脂立於王側王曰小兒外日遊於水際不幸爲頑童所獲若非解元一力救之則身爲虀粉矣衆族感戴未嘗忘報今既至此吾兒可拜謝之小郎君近前下拜李元

恍惚答禮王曰君是吾兒之大恩人也可受禮命左
右扶定令兒拜訖李元仰視王者滿面虬髯目有神
光左右之人形容皆異方悟此處是水府龍宮所見
者龍君也傍立年少郎君即向日三高士祠後所救
之小蛇也元恍惚稽顙拜於堦下王起身曰此非待
恩人處請入宮殿後少進杯酌之禮李元隨王轉玉
屛花磚之上皆鋪繡褥兩傍皆緋錦步障出殿後轉
行廊至一偏殿但見金碧交輝內列龍燈鳳燭玉爐
噴沉麝之香繡幕飄流蘇之帶中設二座皆是蛟綃
擁護李元驚怕而不敢坐王命左右扶李元上座兩

邊仙音繚繞數十美女各執樂器依次而入前面執寶杯盤進酒獻果者皆絕色美女但聞異香馥郁瑞氣氤氳李元不知手足所措如醉如癡王命二子進酒二子皆捧觴再拜臺上果卓盼目觀之器皿皆是玻璃水晶琥珀瑪瑙爲之曲盡巧妙非人間所有王自起身與李元勸酒其味甚佳肴饌極多不知何物王令諸宰臣輪次舉杯相勸李元不覺大醉起身拜王曰臣實不勝酒矣俯伏在地而不能起王命侍從扶出殿外送至客館安歇李元酒醒紅日已透窻前驚起視之房内牀榻帳幔皆是皎綃圍繞從人安排

洗漱已畢見夜來朱秀才來房內相邀並不穿拙之儒服裹毡頭帽穿絳紵袍玉帶阜靴從者各執斧鉞李元曰夜來大醉甚失禮儀朱偉曰無可相款幸乞情恕父王久等請恩人到偏殿進膳引李元見王曰解元且寬心權住數日去亦不遲李元再拜曰荷王上厚意家尊令李元歸鄉侍母就赴春選日已逼近更兼僕人久等不見必憂倘回杭報父得知必生遠慮因此不敢久留只此告退王曰既解元要去不敢久留雖有纖粟之物不足以報大恩但欲者當一一奉納李元曰安敢過望平生但得稱心足矣王笑曰

解元既欲吾女爲妻敢不奉命但三載後須當復回王乃傳言與出稱心女子來須臾衆侍女簇擁一美女至前元乃偷眼視之霧鬟雲鬢柳眉星眼有傾國傾城之貌沉魚落雁之容王指此女曰此是吾女得心也君既求之願奉箕帚李元拜於地曰臣所求稱心者但得一舉登科以稱此心豈敢望天女爲配偶耶王曰此女小名稱心既以許君不可悔矣若欲登科只問此女亦可辦也王乃與朱偉送此妹與解元同去李元再拜謝朱偉引李元出宮同到船邊見女子已改素粧先在船內朱偉曰塵世相隔不及親送

萬乞保重李元曰君父王何賢聖也願乞姓名宋偉曰吾父乃西海羣龍之長多立功德奉玉帝敕命令守此處幸得水潔波澄足可榮吾子孫君此去切不可泄漏天機恐遭大禍吾棲處亦不可問仔細元拱手聽罷作別上船宋偉又將金珠一包相送但耳畔聞風雨之聲不覺到長橋邊從人送女子并李元登岸與了金珠火急開船兩槳如飛倏忽不見李元似夢中方覺回觀女子在側驚喜元語女子曰汝父令汝與我爲夫婦你還隨我去否女子曰妾奉王命令吾侍奉箕帚但不可以告家中人若泄漏則妾不能

久住矣李元引女子同至船邊僕人王安驚疑接入舟中曰東人一夜不回小人何處不尋竟不知所在李元曰吾見一友人遊於湖上飲酒就以此女與我爲婦王安不敢細問情由請女子下船將金珠藏於囊中收拾行船一路涉河渡嶺看看來到陳州升堂參見老母說罷父親之事跪而告曰兒在途中娶得一婦不曾得父母之命不敢參見母曰男婚女聘古之禮也你既娶婦何不領歸母命引稱心女子拜見老母合家大喜自撒回家不過數日已近試期李元見稱心女子聰明智慧無有不通乃問曰前者汝父

旨言若欲登科必問於汝來朝吾入試院你有何見識教我女子曰今晚吾先取試題汝在家中先做了文章來日依本去寫李元曰如此甚妙此題目從何而得女子曰吾閉目作用慎勿窺戲李元未信女子歸房堅閉其門但聞一陣風起簾幕皆捲約有更餘女子開戶而出手執試題與元元大喜恣意檢本做就文章來日入院果是此題一揮而出後日亦如此連三場皆是女子飛身入院盜其題目待至開榜李元果中高科初任江州僉判閭里作賀走馬上任一年改除奏院三年任滿除江南吳江縣令引稍心女

子，幷僕從五人，辭父母來本處之任，到任上不數日，

瑈心女子，忽一日辭李元曰，三載之前，爲因小弟蒙

君救命之恩，父母教奉箕帚，今已過期，即當辭去，君

宜保重。李元不捨，欲向前緾拖，被一陣狂風，女子已

飛於門外，足底生雲，冉冉騰空而去。李元仰面大哭，

女子曰，君勿悞青春，別尋佳配，官至尚書，可宜退步，

妾若不回，必遭譴責，聊有小詩，永爲表記，空中飛下

花箋一幅，有詩云

三載酧恩已稱心　　妾身歸去莫沉吟

玉華宮內浪埋蹤　　明月滿天何處尋

李元終日悒快後三年官滿回到陳州除秘書王丞相招爲壻累官至吏部尚書直至如今吳江西門外有龍王廟尚存乃李元舊日所立有詩云

昔時柳毅傳書信　今日李元逢稱心

惻隱仁慈行善事　自然天降福星臨

第三十四卷終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白苧輕衫入嫩涼春蠶食葉響長廊禹門已準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鵬北海鳳朝陽又攜書劍路茫茫明年此日登雲去却笑人間舉子忙

長安京兆有箇地名喚做咸陽縣離長陵四十五里一箇官人姓宇文名綬離了咸陽縣來長安趕試一連三番試不中有箇渾家王氏見丈夫試不中歸來把隻姓爲題做一箇詞兒嘲笑丈夫名喚做望江南詞道是

公孫恨端木筆俱收在念西門分手處問人寄信約深秋拓拔淚交流○宇文棄悶無聊孤舟不望手勾龍虎榜羞容顏好一齊休甘分守閑丘

那王氏意不盡看着丈夫又做四句詩兒

良人得意負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君面從今羞妾面　此番歸後夜間來

宇文解元從此發憤道試不中定是不回到得來年一舉成名了只在長安住不肯歸去渾家王氏見丈夫不歸理會得道我曾作詩嘲他可知道不歸修一封書叫當直王吉來你與我將這書去四十五里把

與官人書中前面將敘契闊後面做隻詞兒名字喚南柯子詞道

鵲喜噪晨樹燈開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報道玉郎登第出京華○舊恨消眉黛新憐上臉霞從前都是誤疑他將謂經年狂蕩不歸家

這詞後面又寫四句詩道

長安此去無多地　鬱鬱葱葱佳氣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　今夜醉眠何處樓

于文毅接得書展開看讀了詞看罷詩道你前回做詩教我從歸後夜今間來我今試過了卻要我回就

旅邸中取出文房四寳做了隻曲兒喚做踏莎行

足躡雲梯手拳仙桂姓名高掛登科記馬前喝道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綴○宴罷歸來恣遊花市此時方顯平生志修書速報鳳樓人這回好箇風

流壻

做畢這詞取張花牋摺疊成書待要寫了付與渾家正研墨覺得手重惹翻硯水滴兒打濕了紙再把一張紙摺疊了寫成一封家書付與當直王吉教分付家中孺人我今在長安試遇了到夜了歸來急去傳與孺人不到夜我不歸來王吉接得書唱了喏四十

五里田地直到家中、話裏且說宇文綬發了這封家書、當日天晚、客店中無甚的事、便去歷方繞朦朧睡着夢見歸去、到咸陽縣家中、見當直王吉在門前一壁脫下草鞋洗脚、宇文綬問道王吉你早歸了、再四問他不應宇文綬焦躁、擡起頭來看時、見渾家王氏把着蠟燭入去房裏、宇文綬趕上來、叫孺人我歸了、渾家不采他、又說一聲、渾家又不采、宇文綬不知身是夢裏隨渾家入房去、看這王氏放燭在卓子上取早間這一封書頭上取下金篦兒、一剔剔開封皮看時、却是一幅白紙、渾家含笑就燭下把起筆來、於白

紙上寫了四句

碧紗窗下啟緘封　一紙從頭徹底空

知汝欲歸情意切　相思盡在不言中

寫畢，換個封皮，再來封了。那渾家把金篦兒去剔那燭燈，一剔剔在宇文綬臉上，吃了一驚，撒然睡覺，却在客店裏牀上睡，燭猶未滅，卓子上看時，果然錯封了一幅白紙歸去。取一幅紙，寫這四句詩，到得明日早飯後，王吉把那封回書來，拆開看時，裏面寫着四句詩，便是夜來夢裏見那渾家做的一般，當便安排行李，即時回家去。這便喚做錯封書。下來說的便是

錯下書有箇官人夫妻兩口兒正在家坐地一箇人送封簡帖兒來與他渾家只因這封簡帖兒變出一本蹺蹊作怪的小說來正是

塵隨馬足何年盡　事繫人心早晚休

有鷓鴣詞一首單道着佳人

淡畫眉兒斜揷梳不欲拈弄繡工夫雲窗霧閣深深處靜拂雲牋學草書○多艷麗更清姝神仙標格世間無當時只說梅花似細看梅花却不如

東京汴州開封府棗槊巷裏有箇官人覆姓皇甫單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年紀二十六歲有箇妻子楊氏

年二十四歲、一箇十三歲的丫鬟名喚迎兒、只這三口、別無親戚、當時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襖上邊回來、是年節了、這棗槊巷口一箇小小的茶坊開茶坊的喚做王二、當日茶市巳罷、巳是巳中、只見一箇官人入來、那官人生得

濃眉毛、大眼睛、蹙鼻子、略綽口、頭上裹一頂高樣大桶子頭巾、着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下面襯貼衣裳、乾鞋淨韈

入來茶坊裏坐下、開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盞進前唱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喫罷、看着王二道、少借這裏等

箇人王二道不妨等多時只見一箇男女名叫僧兒托箇盤兒口中叫賣鵪鶉餶飿兒官人把手打招叫買餶飿兒僧兒見叫、托盤兒入茶坊內放在卓上將條篾黃穿那餶飿兒捏些鹽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喫餶飿兒官人道我喫先煩你一件事、僧兒道不知要做甚麼、那官人指着棗槊巷裏第四家問僧兒認得這人家麼、僧兒道認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裏殿直押衣襖上邊方纔回家、官人問道他家有幾口、僧兒道只是殿直一箇小娘子、一箇小養娘官人道你認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兒道小娘子尋常不出簾兒

外面有時叫僧兒買餶飿兒常去認得問他做甚麼官人去腰裏取下版金線篋兒抖下五十來錢安在僧兒盤子裏僧兒見了可煞喜歡叉手不離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煩你則箇袖中取出一張白紙包着一對落索環兒兩隻短金釵子一箇簡帖兒付與僧兒道這三件物事煩你送去適間問的小娘子你見殿直不要送與他見小娘子時你只道官人再三傳語將這三件物來與小娘子萬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這里等你回報那僧兒接了三件物事把盤子寄在王二茶坊櫃上僧兒托着三件物事

入棗槊巷來到皇甫殿直門前把青竹簾掀起探一探當時皇甫殿直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只見賣餶餶兒的小厮掀起簾子猖猖狂狂探了一探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

當陽橋上張飛勇　一喝曹公百萬兵

喝那厮一聲問道做甚麼那厮不顧便走皇甫殿直拽開脚兩步赶上捽那厮回來問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那厮道一箇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與小娘子不教把來與你殿直問道甚麼物事那厮道你莫問不要把與你皇甫殿直捻得拳頭沒縫去頂門

上屑那廝一暴道好好的把出來教我看那廝哭了一暴只得懷裏取出一箇紙裹兒口裏兀自道教我把與小娘子又不教把與你你却打我則甚皇甫殿直劈手奪了紙包兒打開看裏面一對落索環兒一雙短金釵一箇簡帖兒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開簡帖看時

某悚恐再拜上啟小娘子粧前即日孟春初時恭惟懿處起居萬福某外日荷蒙持杯之款深切仰思未嘗少替某偶以薄幹不及親詣聊有小詞名訴衷情以代面禀伏乞懿覽詞道是

知伊夫壻上邊回懊惱碎情懷落索環兒一對簡子與金釵、○伊收取莫疑猜且開懷自從別後孤幃冷落、獨守書齋

皇甫殿直看了簡帖兒劈開眉下眼咬碎口中牙問僧兒道誰教你把來僧兒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裏道有箇粗眉毛大眼睛蹷鼻子略綽口的官人、教我把來與小娘子、不教我把與你、皇甫殿直一隻手捽住僧兒狗毛出這裏棗槊巷徑奔王二哥茶坊前來、僧兒指着茶坊道恰纔在這裏面打的床鋪上坐地的官人教我把來與小娘子、又不教把與你、你却

忠臣淑士不白之冤如楊氏者衆矣可憐可憐

打我皇甫殿直見茶坊沒人罵聲鬼諕再捽僧兒回來不由開茶坊的王二分說當時到家裏殿直把門來關上搽來搽去諕得僧兒戰做一團殿直從裏面叫出二十四歲花枝也似渾家出來道你且看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簡帖兒和兩件物事度與渾家看那婦人看着簡帖兒上言語也沒理會處殿直道你見我三箇月日押衣襖上邊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喫酒小娘子道我和你從小夫妻你去後何曾有人和我喫酒殿直道既沒人這三件物從那里來小娘子道我怎知

殿直左手揹右手舉、一箇漏風掌打將去、小娘子則叫得一聲、掩着面哭、將入去、皇甫殿直再叫將十三歲迎兒出來、去壁上取下一把箭簝子竹來、放在地上、叫過迎兒來、看着迎兒生得

短肐膊　琵琶腿　勞得柴　打得水

會喫飯　能窩屎

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條縧來、把妮子縛了兩隻手、掉過屋梁去、直下打一抽、吊將妮子起去、拿起箭簝子竹來問那妮子道、我出去三箇月、小娘子在家中和甚人喫酒、妮子道、不曾有人、皇甫殿直拿起箭

箆子竹、去妮子腿上便摔、摔得妮子殺猪也似叫、又
問又打、那妮子喫不得打、口中、道出一句來、三箇月
殿直出去、小娘子夜夜和箇人睡、皇甫殿直道、好也
放下妮子來、解了絛、道、你且來、我問你、是和兀誰睡
那妮子揩着眼淚道、告殿直、實不敢相瞞、自從殿直
出去後、小娘子夜夜和箇人睡、不是別人、却是和迎
兒睡、皇甫殿直道、這妮子、却不弄我、喝將過去、帶一
管鎖、走出門去、拽上那門、把鎖鎖了、走去轉灣巷口、
叫將四箇人來、是本地方所由、如今叫做連手、又叫
做巡軍、張千李萬董超薛霸四人來到門前、用鑰匙

開了鎖從閤門從裏面扯出賣餶飿的僧兒來道頭上名收領這廝四人道父母官使令領台旨殿直道未要去還有人哩從裏面叫出十三歲的迎兒和二十四歲花枝的渾家道和他都領去四人唱喏道告父母官小人怎敢收領孺人殿直發怒道你們不敢領他這件事干人命謊倒四箇所由只得領小娘子和迎兒并賣餶飿的僧兒三箇同去解到開封錢大尹廳下皇甫殿直就廳下唱了大尹喏把那簡帖兒呈覆了錢大尹看罷即時教押下一箇所屬去處叫將山前行山定來當時山定承了這件文字叫僧兒

問時，應道，則是茶坊裏見箇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綽口的官人，他把這封簡子來與小娘子，打殺也只是恁地供招，問這迎兒，迎兒道，即不曾有人來同小娘子喫酒，亦不知付簡帖兒來的是何人，打殺也只是恁地供招，却待問小娘子，小娘子道，自從少年夫妻，都無一箇親戚往來，只有夫妻二人，亦不知把簡帖兒來的是。

人，山前行山定看着小娘子，生得恁地瘦弱，怎禁得打勘，怎地訊問他，從裏面交拐將過來，兩箇獄卒押出一箇罪人來，看這罪人時，

面長皺輸骨　臉生滲瘢膿

猶如行病鬼　到處降人災

這罪人原是箇强盜頭兒綽號靜山大王、小娘子見這罪人把兩隻手掩着面那里敢開眼、山前行喝道獄卒道還不與我施行獄卒把枷稍一紐枷稍住上、罪人頭向下、拏起把荊子來、打得殺豬也似叫、山前行問道你曾殺人也不曾靜山大王應道曾殺人又問曾放火不曾應道曾放火教兩箇獄卒把靜山大王押入牢裏去、山前行回轉頭來、看着小娘子道你見靜山大王喫不得幾杖子、殺人放火都認了、小娘子、你有事只好供招了、你却如何喫得這般杖子、小

娘子簌地兩行淚下道告前行到這里隱諱不得覓幅紙和筆只得與他供招小娘子供道自從小年夫妻都無一箇親戚來往卽不知把簡帖兒來的是甚色樣人如今看要侍兒喫甚罪名皆出賜大尹筆下便恁麼說五回三次問他供說得一同似此三日山前行正在州衙門前立倒斷不下猛擡頭看時却見皇甫殿直在面前相揖問及這件事如何三日理會這件事不下莫是接了寄簡帖的人錢物故意不與决這件公事山前行聽得道殿直如今台意要如何皇甫松道只是要休離了當日山前行入州衙裏到

親衙把這件文字呈了錢大尹、大尹叫將皇甫殿直
來、當廳問道捉賊見贓、捉姦見雙、又無證見、如何斷
得他罪、皇甫松告錢大尹、松如今不願同妻子歸去、
情願當官休了、大尹台判聽從夫便、殿直自歸、僧兒
押出、各自歸去、只有小娘子見丈夫不要他、把
他休了、哭出州衙門來、口中自道、丈夫又不要我、又
沒一箇親戚投奔、教我那里安身、不若我自尋箇死
休、至天漢州橋、看着金水銀堤汴河、恰待要跳將下
去、則見後面一箇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捽捽住、回轉
頭來看時、恰是一箇婆婆生得

眉分兩道雪鬢挽一窩絲眼昏一似秋水微渾髮白不若楚山雲淡

婆婆道孩兒你却沒事尋死做甚麼你認得我也不

小娘子道不識婆婆婆婆道我是你姑姑自從你嫁了老公我家寒攀陪你不着到今不來往我前日聽得你與丈夫官司我日逐在這里伺候今日聽得道休離了你要投水做甚麼小娘子道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丈夫又不要我又無親戚投奔不死更待何時婆婆道如今且同你去姑姑家裏看後如何婦女自思量道這婆子知他是我姑姑也不是我如今沒

投奔處且只得隨他去了、却再理會、即時隨這姑姑家去看時家裏莫甚麽活計、却好一箇房舍、也有粉青帳兒有交椅卓凳之類、在這姑姑家裏過了兩三日、當日方纔喫罷飯則聽得外面一箇官人高聲大氣叫、道婆子、你把我物事去賣了、如何不把錢來還、那婆子聽得叫、失張失志出去迎接來叫的官人、請人來坐地、小娘子着眼看時、見入來的人

粗眉毛大眼睛蹙鼻子、略綽口、頭上裹一頂高樣大桶子頭巾、着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下面襯貼衣裳甜鞋淨襪、

小娘子見了，口喻心，心喻口，道：好似那僧兒說的寄簡帖兒官人。只見官人入來，便坐在櫈子上，大驚小怪道：婆子，你把我三百貫錢物事去賣了，今經一個月日，不把錢來還。婆子道：物事自賣在人頭，未得錢支得時，即便付還官人。官人道：尋常交關錢物東西，何曾擔許多日了，討得時，千萬送來。官人說了自去。婆子入來，看着小娘子，簌地兩行淚下，道：卻是怎好？小娘子問道：有甚麼事？婆子道：這官人原是蔡州通判，姓洪，如今不做官，卻賣些珠翠頭面。前日一件物事教我把去賣，吳人交加了，到如今沒這錢還他，逕

愚傍怒其亂家也正此類

他焦燥不得他前日央我一件事我又不曾與他幹得小娘子問道却是甚麼事婆子道教我討個細人要生得好的若得一個似小娘子模樣去嫁與他那官人必喜歡小娘子你如今在這里老公又不要你終不然罷了不若聽姑姑說合你去嫁了這官人你終身不致擔誤挈帶姑姑也有個倚靠不如你意如何小娘子沉吟半晌不得已只得依允婆子去回復了不一日這官人娶小娘子來家成其夫婦這遭遇過了一年當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從休了渾家在家中無好況正是

時間風火性　燒了歲寒心

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兩箇雙雙地上本州大相國寺裏燒香我今年却獨自一箇不知我渾家那里去了教地兩行淚下悶悶不已只得勉强着一領紫羅衫手裏把着銀香盒來大相國寺裏燒香到寺中燒了香恰待出寺門只見一箇官人領着一箇婦女看那官人時粗眉毛大眼睛蹙鼻子略綽口領着的婦女却便是他渾家當時丈夫看着渾家渾家又覷着丈夫兩箇四目相視只是不敢言語那官人同婦女兩箇入大相國寺裏去皇甫松在這山門

頭正沉吟間見一箇打香油錢的行者正在那里打香油錢看見這兩人入去口裏道你害得我苦你這漢如今却在這里大踏步趕入寺來皇甫殿直見行者趕這兩人當時呼住行者道五戒你莫待要趕這兩箇人上去那行者道便是說不得我受這漢苦到今日擡頭不起只是爲他皇甫殿直道你認得這箇婦女麼行者道不識殿直道便是我的渾家行者問如何却隨着他皇甫殿直把送簡帖兒和休離的上件事對行者說了一遍行者道却是怎地行者却問皇甫殿直官人認得這箇人麼殿直道不認得行者

道這漢原是州東墦臺寺裏一箇和尚苦行便是墦臺寺裏行者我這本師却是墦臺寺裏監院手頭有百十錢剃度這廝做小師一年已前時這廝偷了本師二百兩銀器逃走了累我喫了好些拷打如今赶出寺來沒討飯喫處罪過這大相國寺裏知寺廝認留苦行在此間打化香油錢今日撞見這廝却怎地休得方纔說罷只見這和尚消着他渾家從寺廊下出來行者牽衣拔步却待去捽這廝皇甫殿直扯住行者閃那身已在山門一壁道且不要捽他我和你尾這廝去看那里着落却與他官司兩箇後地尾將

不打自招
肉石候石
土地說話
正是天理
恐見耳

來。話分兩頭。且說那婦人見了丈夫眼淚汪汪。入去大相國寺裏燒了香出來。這漢一路上却問這婦人道。小娘子。如何你見了丈夫便眼淚出。我不容易得你來。我當初從你門前過見你在簾子下立地見你生得好。有心在你處。今日得你做夫妻。也非通容易兩箇說來說去。恰到家中門前入門去。那婦人問道當初這簡帖兒却是兀誰把來。這漢道好教你得知。便是我教賣餶飿的僧兒把來你的。你丈夫中了我計。真箇便把你休了。婦人聽得說。挖住那漢叫聲屈。不知高低。那漢見那婦人叫將起來。却慌了。就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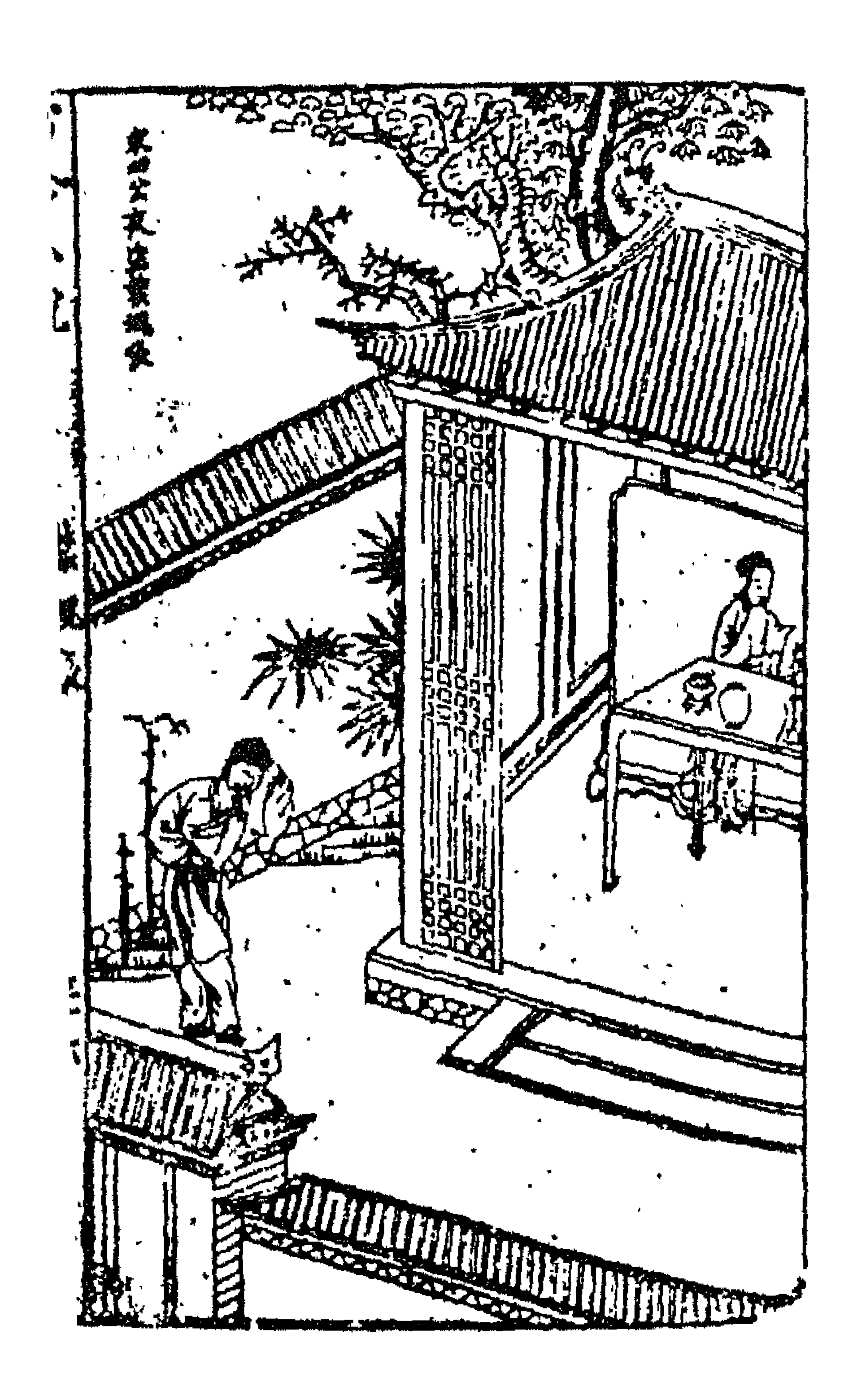
隻手去魁着他脖項。指望攧他性命。外面皇甫殿直和行者尾着他兩人來到門首。見他們入去。聽得裏面大驚小怪。搶將入去看時。見魁着他渾家閘閭性命。皇甫殿直和這行者兩個。即時把這漢來捉了。解到開封府錢大尹廳下。這錢大尹是誰

出則壯士携鞭。入則佳人捧臂。世世靴蹤不斷。子孫出入金門。他是兩浙錢王子。吳越國王孫

大尹陞廳。把這件事解到廳下。皇甫殿直和這渾家把前面說過的話。對錢大尹歷歷從頭說了一遍。錢大尹大怒。教左右索長枷把和尚枷了。當廳訊一百

腿花押下左司理院教孟倩娘勘這件公事，勘正了，皇甫松責領渾家歸去，再成夫妻。行者當廳給賞。和尚大情小節，一一都認了。不合設謀奸騙，後來又不合謀害這婦人性命。准雜犯斷，合重杖處死。這婆子不合假粧姑姑，同謀不首，亦合編管鄰州。當日推出這和尚來，一個書會先生看見，就法場上做了一隻曲兒，喚做南鄉子：

怎見一僧人，犯濫鋪模受典刑。案款已成招狀了，遭刑，棒殺髡囚示萬民。○沿路眾人聽，猶念高王觀世音。護法喜神齊合掌，低聲，果謂金剛不壞身。





第三十六回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錢如流水去還來　恤寡周貧莫吝財
試覽石家金谷地　於今荆棘昔樓臺

話說晉朝有一人姓石名崇字季倫當時未發跡時專一在大江中駕一小船只用弓箭射魚為生忽一日至三更有人扣船言曰季倫救吾則個石崇聽得隨即推篷探頭看時只見月色滿天照着水面月光之下水面上立着一個年老之人石崇問老人有何事故夜間相懇老人又言相救則個石崇當時就令

老人上船問有何緣故老人答曰吾非人也吾乃上江老龍王年老力衰今被下江小龍欺我年老與吾鬪敵果輸與他老拙無安身之地又約我明日大戰戰時又要輸與他今特來求季倫明日午時彎弓在江面上江中兩個大魚相戰前走者是我後趕者乃是小龍但望君借一臂之力可將後趕大魚一箭壞了小龍性命老拙自當厚報重恩石崇聽罷謹領其命那老人相別而回湧身一跳入水而去石崇至明日午時備下弓箭果然將傍午時只見大江水面上有二大魚追趕將來石崇扣上弓箭望着後面大魚

風池一箭正中那大魚脊上但見滿江紅水其大魚死於江上此時風浪俱息並無他事夜至三更又見老人扣船來謝道黎君大恩今得安跡來日午時你可將船泊於蔣山脚下南岸第七株楊柳樹下相候當有重報言罷而去石崇明日依言將船去蔣山脚下楊柳樹邊相候只見水面上有鬼使三人出把船推將去不多時船回滿載金銀珠玉等物又見老人出水與石崇曰如君再要珍珠寶貝可將空船來此相候取物相別而去這石崇每每將船於柳樹下等便是一船珍寶因致敵國之富將寶玩買嘱權貴累

陞至太尉之職，真是富貴兩全。遂買一所大宅，於城中，宅後造金谷園，園中亭臺樓館，用六斛大明珠，買得一妾，名曰綠珠，又置偏房姬妾侍婢，朝歡暮樂，極其富貴。結識朝臣國戚，宅中有十里錦帳，天上人間無比奢華。忽一日，排筵，獨請國舅王愷，這人姐姐是當朝皇后。石崇與王愷飲酒半酣，石崇喚綠珠出來勸酒。端的十分美貌。王愷一見綠珠，喜不自勝，便有姦淫之意。石崇相待宴罷，王愷謝了，自回心中思慕綠珠之色，不能勾得會。王愷常與石崇鬪寶，王愷寶物不及石崇，因此陰懷妬心，要害石崇，每每受石崇

厚待無因爲之。忽一日皇后宣王愷入內飲宴。王愷見了姐姐。就流淚告言城中有一財主富室。家財巨萬。寶貝奇珍。言不可盡。每每請弟設宴。開寶。百不及他一二。姐姐可憐與弟爭口氣。於內庫內那借奇寶賽他。則個。皇后見弟如此說。遂召掌內庫的太監。內庫中借他鎮庫之寶。乃是一株大珊瑚樹。長三尺八寸。不曾啓奏天子。令人扛擡往王愷之宅。王愷謝了姐姐。便閤府用蜀錦做重單罩了。整日廣設珍羞美饌。使人移在金谷園中。請石崇會宴。先令人扛擡珊瑚到去園上。開筵用罩子罩安了。王愷與石崇飲酒

半酣王愷道我有一寶可請一觀勿笑爲幸石崇教去了錦袱看着微笑用杖一擊打爲粉碎王愷大驚叫苦連天道此是朝廷内庫中鎮庫之寶自你發我不過心懷妒根將來打碎了如何是好石崇大笑道國舅休慮此亦未爲至寶石崇請王愷到後園中看珊瑚樹大小三十餘株有長至七八尺者内一株一般三尺八寸送取來賠王愷填庫更取一株長大的送與王愷王愷羞慚而退自思國中之寶敵不得他過遂乃生計嫉妒一日王愷朝於天子奏道城中有一富豪之家姓石名崇官居太尉家中敵國之富奢

華受用雖我王不能及他快樂若不早除恐生不測天子准奏口傳聖旨使差駕上人去捉拿大尉石崇下獄將石崇應有家資皆沒入官王愷心中只要圖謀綠珠爲妾使兵圍遶其宅欲奪之綠珠自思道丈夫被他誣害性命不知存亡今日強要奪我怎肯隨他雖死不受其辱言訖遂於金谷園中墜樓而死深可惜哉王愷聞之大怒將石崇戮於市曹石崇臨受刑時歎曰汝輩利吾家財耳劊子曰你既知財多害己何不早散之石崇無言可答挺頸受刑胡曾先生有詩曰

一自佳人墜玉樓　晉家宮闕古今愁
惟餘金谷園中樹　已向斜陽歎白頭

方纔說石崇因富得禍，是誇財炫色，遇了王愷國舅這個對頭。如今再說一個富家，安分守己，並不惹事生非，只爲一點慳吝未除，便弄出非常大事，變做一段有笑聲的小說。這富家姓甚名誰？聽我道來。這富家姓張名富，家住東京開封府，積祖開質庫，有名喚做張員外。這員外有件毛病，要去那

虱子背上抽筋　鷺鷥腿上割股
古佛臉上剝金　黑豆皮上刮漆

淡埵留着點燈　　择松將來炒菜

這個員外平日發下四條大願、

一願衣裳不破、　二願喫食不消、

三願拾得物事　　四願夜夢鬼交

是個一文不使的眞苦人他還地上拾得一文錢把、來磨做鏡兒捍做磬兒掐做鋸兒叫聲我兒做個嘴兒放入篋兒人見他一文不使起他一個異名喚做禁魂張員外當日是日中前後員外自入去裏面白湯泡冷飯喫點心兩個主管在門前數見錢只見一個漢渾身赤膊一身錦片也似文字下面繫白絹裰、

搜扎着手把着個笊籬覷着張員外家裡唱個大喏了教化口裏道持繩把索為客週全主管見員外不在門前把兩文撒在他笊籬裏張員外恰在水瓜心布簾後望見走將出來道好也主管你做甚麼把兩文撒與他一日兩文千日便兩貫大步向前趕上捉笊籬的打一拳把他一笊籬錢都傾在錢堆裡卻教衆當直打他一頓路行人看見也不忿那捉笊籬的哥哥喫打了又不敢和他爭在門前指着了罵只見一個人叫道哥哥你來我與你說句話捉笊籬的回過頭來看那個人却是獄家院子打扮一個老兒兩

個唱了喏老兒道哥哥這禁魂張員外不近道理不
要共他爭我與你二兩銀子你一文價賣生薑藥也
是經紀人捉依箇的得了銀子唱喏自去不在話下
那老兒是鄭州泰寧軍人姓宋排行第四人叫他做
宋四公是小番子閑漢宋四公夜至三更前後向金
梁橋上四文錢買兩隻焦酸餡揣在懷裡走到禁魂
張員外門前路上沒一個人行月又黑宋四公取出
蹊蹺作怪的動使一掛掛在屋簷上從上面打一盤
盤在屋上從天井裏一跳跳將下去兩邊是廊屋去
側首見一碗燈聽着裏面時只聽得有個婦女聲道

你看三哥恁麽早晚兀自未來宋四公道我理會得了這婦女必是約人在此私通看那婦女時生得

黑絲絲的髮兒白瑩瑩的額兒翠彎彎的眉兒

溜度度的眼兒正隆隆的鼻兒紅艷艷的腮兒

香噴噴的口兒平坦坦的胸兒白堆堆的妳兒

玉纖纖的手兒細梟梟的腰兒弓彎彎的脚兒

那婦女被宋四公把兩隻衫袖掩了面走將上來婦女道三哥做甚麽遮了臉子謊我被宋四公向前一

捽捽住腰裏取出刀來道悄悄地高則聲便殺了你

那婦女顫做一團道告公公饒奴性命宋四公道小

娘子我來這裏做不是我問你則個他這裏到土庫有多少關閉婦女道公公出得奴房十來步有個陷馬坑兩隻惡狗過了便有五個防土庫的在那裡喫酒賭錢一家當一更便是土庫人得那土庫一個紙人手裏托着個銀毬底下做着關棙子踏着關棙子銀毬脫在地下有條合溜直滾到員外床前驚覺教人捉了你宋四公道却是恁地小娘子背後來的是你尼誰婦女不知是計回過頭去被宋四公一刀從肩頭上劈將下去見道血光倒了那婦女被宋四公殺了宋四公再出房門來行十來步沿西手走過陷

馬坑只聽得兩個狗子吠宋四公懷中取出酸餡着些個不按君臣作怪的藥人在裏面覷得近了撇向狗子身邊去狗子聞得又香又軟做兩口喫了先攧番兩個狗子又行過去只聽得人喝么么六六約莫也有五六人在那裏擲骰宋四公懷中取出一個小罐兒安些個作怪的藥在中間把磈撇火石取些火燒着噴鼻馨香那五個人聞得道好香員外日早燒兀自燒香只管聞來聞去只見腳在下頭在上一個倒了又一個倒看見那五個男女聞那香一霎間都攧番了宋四公走到五人面前見有半撥兒喫剩的

酒也有菓菜之類被宋四公把來喫了只見五個人眼睜睜地只是則聲不得便走到土庫門前見一具肐膊來大三簧鎖鎖着土庫門宋四公懷裏取個鑰匙名喚做百事和合不論大小粗細鎖都開得把鑰匙一斸斸開了鎖走入土庫裏面去入得門一個紙人手裏把着個銀毬宋四公先拏了銀毬把脚踏道許多關棙子覓了他五萬貫鏹財物都是上等金珠包裹做一處懷中取出一管筆來把津唾調教濕了去壁上寫着四句言語道

宋國逍遙漢　　四海盡留名

曾上太平州　到處有名聲

寫了這四句言語在壁上，土庫也不關，取條路出那張員外門前去。宋四公思量道：「這園華好，不是久戀之家。」連更徹夜走歸鄭州去。且說張員外家，到得明日天曉，五個男女甦醒，見土庫門開着，藥死兩個狗子，殺死一個婦女，走去覆了員外。員外去使臣房裏下了狀。滕大尹差王七殿直王遵看賊蹤由。做公的看了壁上四句言語，數中一個老成的，喚做周五郎周宣，說道：「告觀察，不是別人，是宋四。」觀察道：「如何見得？」周五郎周宣道：「宋國逍遙漢，只做着上面個宋字，

四海盡留名只做着個四字曾到太平出門只做着個
曾字到處有名聲只做着個到字上面四字道來四
曾到王殿直道我久聞得做道路的有個宋四公是
鄭州人氏最高手段今番一定是他了便教周五郎
周宣將帶一行做公的去鄭州幹辦來四眾人路上
離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到鄭州問了宋四公家
裏門前開着一個小茶坊眾人入去喫茶一個老子
上竈點茶眾人道一道請四公出來喫茶老子道公
公害些病未起在等老子入去傳話老子走進去了
只聽得宋四公裏面叫起來道我自頭風發教你買

三文粥來你兀自不肯每日若干錢養你討不得替心替力要你何用刮刮地把那點茶老子打了幾下只見點茶的老子手把隻粥桄出來道衆上下少坐宋四公教我買粥喫了便來衆人等個意休不休買粥的也不見回來宋四公也竟不見出來衆人不奈煩入去他房裏看時只見縛着一個老兒衆人只道宋四公來收他那老兒說道老漢是宋公點茶的恰纔把桄去買粥的正是宋四公衆人見說喫了一驚歎口氣道眞個是好手我們看不仔細却被他瞞過了只得出門去趕那裏趕得着衆做公的只得四散

分頭各去挨查緝獲不在話下原來衆人喫茶時宋
四公在裏面聽得是東京人聲音悄地打一望又像
個幹辦公事的模樣心上有些疑惑故意叫罵埋怨
那把點茶老兒的兒子衣服打換穿着低着頭只做
買粥走將出來因此衆人不疑那說宋四公出得門
來自思量道我如今那是去那裏好我有個師弟是
平紅府人姓趙名正曾得他信道如今在謨縣我不
如去投奔他家也罷宋四公便改換色服粧做一個
獄家院子打扮把一把扇子遮着臉假做瞎眼一路
上慢騰騰地取路要來謨縣來到謨縣前見個小酒

店但見

雲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舒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會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刺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宋四公覺得肚中饑餒入那酒店去買些個酒喫酒保安排將酒來宋四公喫了三兩盃酒只見一個精精緻緻的後生走入酒店來看那人時却是如何打扮、

磚頂背繫帶頭巾皂羅文武帶背兒下面寬口

袴、側西絲鞋、
叫道公公拜揖宋四公擡頭看時不是別人便是他
師弟趙正宋四公人面前不敢師父師弟厮叫只道
官人少坐趙正和宋四公敘了間闊就坐教酒保添
隻盞來篩酒喫了一盃趙正却低低地問道師父一
向疏濶宋四公道二哥幾時有道路也沒趙正道是
道路却也自有都只把來風花雪月使了問知師父
入東京去得拳道路宋四公道也沒甚麼只有得個
四五萬錢又問趙正道二哥你如今那裏去趙正道
師父我要上東京閑走一遭、一道賞翫則個歸平江

仁人所傷之
太行也

府去做話說宋四公道二哥你去不得趙正道我如
何上東京不得宋四公道有三件事你去不得第一
你是浙右人不知東京事行院少有認得你的你去
投奔阿誰第二東京百八十里羅城喚做卧牛城我
們只是草寇常言草入牛口其命不久第三是東京
有五千個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趙
正道這三件事都不妨師父你只放心趙正也不到
得胡亂喫輸宋四公道二哥你不信我口要去東京
時我覓得禁魂張員外的一包兒細軟我將歸客店
裏去安在頭邊枕着頭你覓得我的時你便去上東

京趙正道師父恁地時不妨兩個說罷宋四公還了酒錢將着趙正歸客店裡店小二見宋四公將着一個官人歸來唱了喏趙正同宋四公入房裡走一遭道了安置趙正自去當下天色晚如何見得

暮烟迷遠岫薄霧捲晴空羣星共皓月爭光遠水與山光鬭碧深林古寺數聲鐘韻悠揚曲岸小舟幾點漁燈明滅枝上子規啼夜月花間粉蝶宿芳叢

宋四公見天色晚自思量道趙正這漢手高我做他師父若還真個喫他覓了這般細軟好喫人笑不如

早睡、宋四公却待要睡、又怕喫趙正來後如何、且只把一包細軟安放頭邊、就床上掩卧、只聽得屋梁上知知兹兹地叫、宋四公道、作怪、未曾起更、老鼠便出來打鬧人、仰面向梁上看時、脫些個屋塵下來、宋四公打兩個噴涕、少時老鼠却不則聲、只聽得兩個貓兒乜乜乜乜地廝咬了、叫溜些尿下來、正滴在宋四公口裏、好臊臭、宋四公漸覺困倦、一覺睡去、到明日天曉起來、頭邊不見了細軟包兒、正在那裡沒擺撥、只見店小二來說道、公公、昨夜同公公來的官人來相見、宋四公出來看時、那是趙正、相揖罷、請他入房

逕去開上房門趙正從懷裡取出一個包兒與道師父宋四公道二哥我問你則個壁落共門都不曾動你却是從那裏來討了我的包兒趙正道實瞞不得師父房裏床面前一帶黑油紙檻窗把那學書紙糊着喫我先在屋上學一和老鼠脫下來屋塵便是我的作怪藥撒在你眼裏鼻裡教你打幾個噴涕後面猫尿便是我的尿宋四公道畜生你好沒道理趙正道是喫我盤到你房門前揭起學書紙把小鋸兒鋸將兩條窗櫃下來我便挨身而入到你床邊偷了包兒再盤出窓外去把窓櫃再接住把小釘兒釘着再

把學書紙糊了恁地便沒蹤跡宋四公道好好你使
得也未是你會處你還今夜再覓得我這包兒我便
道你會趙正道不妨容易的事趙正把包兒還了宋
四公道師父我且歸去明日再會漾了手自去宋四
公口裏不說肚裏思量道趙正手高似我這番又喫
他覓了包兒越不好看不如安排走休宋四公便叫
將店小二來說道店二哥我如今要行二百錢在這
裏煩你買一百錢爐肉多討椒鹽買五十錢蒸餅剩
五十錢與你買碗酒喫店小二謝了公公便去謨縣
前買了爐肉和蒸餅却待回來離客店十來家有個

茶坊裏一個官人叫道店二哥那裏去店二哥擡頭
看時便是和宋四公相識的官人店二哥道告官人
公公要去教男女買爊肉共蒸餅趙正道且把來看
打開荷葉看了一看問道這裏幾文錢肉店二哥道
一百錢肉趙正就懷裏取出二百錢來道哥哥你留
這爊肉蒸餅在這裏我與你二百錢一道相煩依這
樣與我買來與哥哥五十錢買酒喫店二哥道謝官
人道了便去不多時便買回來趙正道甚勞煩哥哥
與公公再裹了那爊肉見公公時做我傳語他只教
他今夜小心則個店二哥唱喏了自去到客店裏將

肉和蒸餅遞還宋四公、宋四公接了道罪過哥哥、店二哥道早間來的那官人教再三傳語、今夜小心則個、宋四公安排行李、還了房錢、脊背上背着一包被臥、手裏提着包裹、便是覓得禁魂張員外的細軟、離了客店行一里有餘、取八角鎮路上來、到渡頭看那渡船、卻在對岸、等不來、肚裏又飢、坐在地上、放細軟包兒在面前、解開燒肉裹兒、擘開一個蒸餅、把四五塊肥底燒肉、多蘸些椒鹽、捲做一捲、嚼得兩口、只見天在下、地在上、就那裡倒了、宋四公只見一個丞局打扮的人、就面前把了細軟包兒去、宋四公眼睜睜

地見他把去时又不得赶又不得只得由他那個丞
局拿了包兒先過渡去了宋四公多樣時甦省起來
思量道那丞局是阿誰捉我包兒去店二哥與我買
的爊肉裏面有作怪物事宋四公忍氣吞聲走起來
奐渡船過來過了渡上了岸思量那裏去尋那丞局
好肚裏又悶又有些飢渴只見個村酒店但見
柴門半掩破旆低垂村中量酒豈知有滌器相
如陋質蠶姑難傚彼當壚卓氏壁間大字村中
學究醉時題架上麻衣好飲芸郎留下當酸醨
破甕土床排彩畫醉仙塵土暗

宋四公且入酒店裡去買些酒消愁解悶則箇酒保唱了喏排下酒來一盃兩盞酒至三盃宋四公正悶裏喫酒只見外面一箇婦女入酒店來

油頭粉面白齒朱脣錦帕齊眉羅裙掩地鬢邊斜插些花朶臉上微堆着笑容雖不比閤裡佳人也當得鑪頭少婦

那箇婦女入着酒店與宋四公道箇萬福拍手唱一隻曲兒宋四公仔細看時有些箇面熟道這婦女是酒店擦桌兒的請小娘子坐則箇婦女在宋四公根底坐定教量酒添隻盞兒來喫了一盞酒宋四公把

那婦女抱一抱撮一撮拍拍惜惜把手去摸那胸前道小娘子沒有奶兒又去摸他陰門只見累累垂垂一條價宋四公道熱牢你是兀誰那個推做婦女打扮的又手不離方寸道告公公我不是擦桌兒頂老我便是蘇州平江府趙正宋四公道打脊的撿才我是你師父卻教我摸你爺頭原來卻纔丞局便是你趙正道可知便是趙正宋四公道二哥我那細軟包兒你卻安在那裏趙正叫量酒道把適來我寄在這裏包兒還公公量酒取將包兒來宋四公接了道二哥你怎地拿下我這包兒趙正道我在客店隔幾家

茶坊裏坐地見店小二哥提一裹熝肉我討來看便
使轉他也與我去買被我安些汗藥在裏面累了依
然教他把來與你我推做丞局從後面踏將你來你喫
攧番了被我拿得包兒到這裡等你宋四公道恁地
你真個會不枉了上得東京去即時還了酒錢兩個
同出酒店去空野處除了花朶溪水裡洗了面換一
男子衣裳着了取一頂單青紗頭巾裹了宋四公
道你而今要上京去我與你一封書去見個人也是
我師弟他家住汴河岸上賣人肉饅頭姓侯名興排
第二便是侯二哥趙正道謝師父到前面茶坊裏

宋四公寫了書分付趙正若爲自去宋四公自在謨縣趙正當晚去客店裏安歇打開宋四公書來看時那書上寫道

師父信上賢師弟二郎二娘子別後安樂否今有姑蘇賊人趙正欲來京做買賣我特地使他來投奔你這漢與行院無情一身線道堪作你家行貨使用我喫他三次無禮可千萬勦除此人免爲我們行院後患

趙正看罷了書伸着舌頭縮不上別人便怕了不敢去我且看他如何對副我我自別有道理再把那書

揩疊一似原先封了。明日天曉，離了客店，取入角鎮過。入角鎮取板橋，到陳留縣，沿那汴河行，到日中前後，只見汴河岸上，有個饅頭店，門前一個婦女，玉井欄手巾勒着腰，叫道：「客長，喫饅頭點心去。」門前牌兒上寫着「本行侯家，上等饅頭點心」。趙正道：「這裏是侯興家裏了。」走將入去，婦女叫了萬福，問道：「客長，用點心？」趙正道：「少待則個。」就脊背上取將包裹下來，一包金銀釵子，也有花頭的，也有連二連三的，也有素的，都是沿路上兌得的。侯興老婆看見了，動心起來，道：「這客長有二三百隻釵子，我雖然賣人肉饅頭，老公

雖然做莽老子，到沒許多勾事，你看少間問我買饅頭喫，我多使些汗火，許多釵子，都是我的。趙正道：「嫂嫂買五個饅頭來。」侯興老婆道着，揸個堞子盛了五個饅頭，就竈頭合兒裡多撮些物料在裡面。趙正肚裏道：「這合兒裏便是作怪物事了。」趙正懷裏取出一包藥來，道：「嫂嫂覓些冷水吃藥。」侯興老婆將半碗水來，放在卓上。趙正道：「我吃了藥，却喫饅頭。」趙正喫了藥，將兩隻筋一撥撥開饅頭餡，看了一看，便道：「嫂嫂，我爺說與我道，莫去汴河岸上買饅頭喫，那裏都是人肉的。嫂嫂你看這一塊有指甲，便是人的指頭。這

一塊皮上許多短毛兒、須是人的不便處、侯興與老婆道官人休要那得這話來、趙正喫了、假頭只聽得婦女在竈前道、倒也撘望攞番趙正、卻又沒些事、趙正道、嫂嫂更添五個侯興與老婆道、想是恰才汗大少了、這番多把些藥傾在裡面、趙正道中、又取包兒喫些個藥、侯興與老婆道官人喫甚麼藥、趙正道、平江府提刑散的藥名喚做百病安丸、婦女家入般頭風、胎前產後脾血氣痛、都好服、侯興與老婆道、就官人覓得一服喫也好、趙正去懷裏、別捌換包兒來、撮百十丸與侯興與老婆喫了、就竈前攧番了、趙正道、這婆娘要對

副我却到喫我擺番別人滿了去我却不赱得骨痛在那裏解腰捉風子不多時見個人托一擔物事歸趙正道這個便是侯興且看他如何侯興共趙正兩個唱了喏侯興道客長喫點心也未趙正道喫了侯興吽道嫂子會錢也未尋來尋去尋到竈前只見渾家倒在地下口邊溜出痰涎說話不眞喃喃地道我喫擺番了侯興道我理會得了這婆娘不認得江湖上相識莫是喫那門前客長擺番了侯興向趙正道法兄山妻眼拙不識法兄切望恕罪趙正道尊兄高姓侯興道這裏便是侯興趙正道這裡便是姑蘇趙

正兩個相揖了。侯興自把解藥與濮家吃了。趙正道二兄師父宋四公有書上呈。侯興接着拆開看時書上寫着許多言語。末稍道可勦除此人。侯興看罷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道師父兀自三次無禮。今夜定是壞他性命。向趙正道。父閑清話。幸得相會。那時置酒相待。晚飯過了。安排趙正在客房裡歇。侯興與大婦在門前做夜作。趙正只聞得房裏一陣臭氣尋來尋去。床下一個大缸。探手打一摸。一顆人頭。又打

撥出後門頭。都把索子。

門。再入房裏。只聽得

婦女道二哥好下手侯興與道二嫂使未得且等他落忍些個婦女道二哥看他今日把出金銀釵子有二三百隻今夜對副他了明日且把來做一頭戲教人喝采則個趙正聽得道好也他兩個要恁地對副我性命不妨得侯興一個兒子十來歲叫做伴哥發脾寒害在床上趙正去他房裏抱那小的安在趙正床上把被來蓋了先走出後門去不多時侯興渾家把着一椀燈侯興把一把劈柴大斧頭推開趙正房門見被蓋着個人在那裏睡和被和人兩下斧頭砍做三段侯興與揭起被來看了一看叫聲苦也二嫂我了

的是我兒子伴哥兩夫妻號天洒地哭起來趙正在後門叫道你沒事自殺了兒子則甚趙正却在這裏侯興聽得焦燥拏起劈柴斧趕那趙正慌忙走出後門去只見撲地撞着侯興額頭看時却是人頭人脚人手掛在屋簷上一似閘竿兒相似侯興教渾家都撥將入去直上去趕趙正見他來趕前頭是一派落水趙正是平江府人會弄水打一跳跳在溪水裏後頭侯興也跳在水裏來趕趙正一分一蹬頃刻之間過了對岸侯興也會水來得遲些個趙正先走上岸脫下衣裳擠教乾侯興趕那趙正從四更前後到五

更二點時候起十一二里直到頭天街刺門一個浴堂趙正入那浴堂裏洗面一道洪衣裳正洗面間只見一個人把兩隻手去趙正兩腿上打一拳拳番趙正趙正見侯興來掣他把兩禿膝椿番侯興倒在下面只顧打只見一個獄家院子打扮的老兒進前道你們看我面放手罷趙正和侯興擡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師父宋四公一家唱個大喏直下便拜宋四公勸了將他兩個去湯店裏吃盞湯侯興與師父說前面許多事宋四公道如今一切休論則是趙二哥明朝入東京去那金梁橋下一個賣酸餡的也是我

門行院姓王名秀這漢走得樓閣沒賽起個渾名喚
做病猫兒他家在大相國寺後面院子裡住他那賣
酸餡架兒上一個大金絲罐是定州中山府窰變了
燒出來的他惜似氣命你如何去拏得他的趙正道
不妨等城門開了到日中前後約師父只在侯興處
趙正打扮做一個磚頂背繫帶頭巾皂羅文武帶背
兒走到金梁橋下見一抱架兒上面一個大金絲罐
根底立着一個老兒

鄆州單青紗現頂兒頭巾身上着一領差楊柳
子布衫腰裹玉井欄手巾抄着腰

趙正道走便是王秀了趙正走過金梁橋來去米鋪前撮幾顆米又去菜擔上摘些個葉子和米和葉子安在口裏一處嚼教碎再走到王秀架子邊除下六文錢買兩個酸餡特骨地脫一文在地下王秀去拾那地上一文錢被趙正吐那米和菜在頭巾上自把了酸餡去却在金梁橋頂上立地見個小的跳將來趙正道小哥與你五文錢你看那賣酸餡王公頭巾上一堆蟲蟻屎你去說與他不要道我說那小的真個去說道王公你看頭巾上王秀除下頭巾來只道是蟲蟻屎人去茶坊裏揩抹了走出來架子上

看時不見了那金絲罐原來趙正見王秀入茶坊去揩那頭巾等他眼慢拿在袖子裏便行一逕走往侯興家去宋四公和侯興看了喫一驚趙正道我不要他的送還他老婆休趙正去房裡換了一頂搭颯頭巾底下舊麻鞋着領舊布衫手把着金絲罐直走去大相國寺後院子裏見王秀的老婆唱個喏道公公教我歸來問婆婆取一領新布衫汗衫袴子新鞋襪有金絲罐在這裡表照婆子不知是計收了金絲罐取出許多衣裳分付趙正趙正接得了再走去見宋四公和侯興道師父我把金絲罐去他家換許多

衣裳在這裏我們三個少間同去送還他博個笑聲我且着了去閒走一回要子趙正便把王秀許多衣裳着了再入城裏去桑家瓦裏閒走一回買酒買點心喫了走出瓦子外面來却待過金梁橋只聽得有人叫趙二官人趙正回過頭來看時却是師父宋四公和侯興三個同去金梁橋下見王秀在那裏賣酸餡宋四公道王公拜茶王秀見了師父和侯二哥猾了趙正問宋四公道這個客長是兀誰宋四公恰待說被趙正拖起去教宋四公未要說我姓名只道我是你親戚我自別有道理王秀又問師父這客長高

姓宋四公道是我的親戚我將他來京師閑走王秀道如此即時寄了酸餡架兒在茶坊四個同出順天新鄭門外僻靜酒店去買些酒喫入那酒店去酒保篩酒來一盃兩盞酒至三巡王秀道師父我今朝頓氣方纔挑那架子出來一個人買酸餡脫一錢在地下我去拾那一錢不知甚重蟻荷在我頭巾上我入茶坊去指頭巾出來不見了金絲罐一日好悶宋四公道那人好大膽在你跟前賣弄得也算有本事了你休要氣悶到明日閒暇時大家和你查訪這金絲罐又沒三件兩件好歹要討個下落不到得失脫罐

正肚裏只是暗暗的笑四個都喫得醉日晚了各自歸且說王秀歸家去老婆問道大哥你恰纔教人把金絲罐歸來王秀道不曾老婆取來道在這裡却把了幾件衣裳去王秀沒猜道是誰猛然想起今日來四公的親戚身上穿一套衣裳好似我家的心上委決不下肚裏又悶提一角酒索性和婆子喫箇醉衣卸帶了睡王秀道婆婆我兩個多時不曾做一處婆子道你許多年紀了兀自鬼亂王秀道婆婆你豈不聞後生猶自可老的急似火王秀早移過共頭在婆子頭邊做一班半點兒事兀自未了當原來趙正

見兩個醉撥開門躲在床底下聽得兩個鬼亂把床掀去房門上打一摔王秀和婆子喫了一驚鬼檯起來看時見個人從床底下鑽將出來手提一包兒王秀就燈光下仔細認時却是和宋四公侯興同喫酒的客長王秀道你做甚麼趙正道宋四公教還你包兒王公接了看時却是許多衣裳再問你是甚人趙正道小弟便是姑蘇平江府趙正王秀道如此久聞清名因此拜識便留趙正睡了一夜次日將着他閒走王秀道你見白虎橋下大宅子便是錢大王府好一拳財趙正道我們晚些下手王秀道也好到三鼓

前後趙正打個地洞去錢大王土庫偷了三萬貫錢正賊一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王秀在外接應共他歸去家裏去躲明日錢大王寫封簡子與滕大尹大尹看了大怒道帝輦之下有這般賊人即時差緝捕使臣馬翰限三日內要捉錢府做不是的賊人馬觀察馬翰得了台旨分付衆做公的落宿自歸到大相國寺前只見一個人背繫帶磚頂頭巾也着上一領紫衫道觀察拜茶同入茶坊裏上灶點茶來那着人懷裏取出一裹松子胡桃仁傾在兩盞茶裏觀察問道尊官高姓那個人道姓趙名正昨夜錢

府做賊的便是小子馬觀察聽得脊背汗流却待等衆做公的過提他喫了盞茶只見天在下地在上喫攧番了趙正道觀察醉也扶住他取出一件作怪動使剪子剪下觀察一半衫袖安在袖裏還了茶錢分付茶博士道我去叫人來扶觀察趙正自去兩從做閒馬觀察肚裏藥過了甦醒起來看趙正不見了馬觀察走歸去睡了一夜明日天曉隨大尹朝殿大尹騎着馬恰待入宣德門去只見一個人裹頂搭角幘子着上一領皂衫攔着馬前唱個大喏道錢大王有劄目上呈麼大尹接了那個人唱喏自去大尹就馬

上看時腰裹金魚帶不見挂尾鑰上寫道姑蘇賊人趙正拜京大尹尚書所有錢府失物係是正偷了若是大尹要來尋趙正家裡遠則十萬八千近則只在目前大尹看了越焦燥朝殿回衙即時升廳引放告戶詞狀詞狀人抛箱大尹看到第十來紙狀有狀子上面也不依式論訴甚麼事去那狀上只寫一隻西江月曲兒道是

是水歸於大海開漢總入京都三都捉事馬司
徒祁稽難爲作主　盗了親王玉帶剪除大尹
金魚要知開漢姓名無小月傍邊疋土

大尹看罷道這個又是趙正直恁地手高即喚馬觀察馬翰來問他捉賊消息馬翰道小人因不認得賊人趙正昨日當面挫過這賊受的手高小人訪得他是鄭州宋四公的師弟若拿得宋四便有了趙正滕大尹猛然想起那宋四因盜了張富家的土庫見告失狀未獲即喚王七殿直王遵分付他協同馬翰訪捉賊人宋四趙正王殿直王遵稟道這賊人蹤跡難定求相公寬限時日又須官給賞錢出榜懸掛那貪着賞錢的便來出首這公事便容易了辦滕大尹聽了立限一個月緝獲依他寫下榜文如有緝知真賊

來報老官給賞錢一千貫馬翰和王遵領了榜文逕到錢大王府中稟了錢大王求他添上賞錢錢大王也注了一千貫兩個又到禁魂張員外家來也要他出賞張員外見在失了五萬貫財物那裡肯出賞錢衆人道員外休得爲小失大捕得着時好一主大賊追還你府尹相公也替你出賞錢大王也注了一千貫你却不肯時大尹知道都不好看相張員外說不過了另寫個賞單勉强寫足了五百貫馬觀察將去府前張掛一面與王殿直約會分路挨查那時府前看榜的人山人海宋四公也看了榜去尋趙正來商

識趙正道可奈王遵馬翰日前無怨定要加添賞錢緝獲我們又可奈張員外慳吝別的都出一千貫偏你只出五百貫把我們看得恁賤我們如何去捕個他一番饒出得氣宋四公也怪前番王七殿直領人來拿他又怪馬觀察當官禀出趙正是他徒弟當下兩人你商我量定下一條計策齊聲道妙哉趙正便將錢大王府中這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遞與宋四公四公將禁魂張員外家金珠一包就中檢出幾件有名的寶物遞與趙正兩下分別各自去行事且說宋四公換轉身正思着向日張員外門首假裝賺

寄書見貪謝所發來

的哥哥一把扯出順天新鄭門直到侯興家裡歇脚，便道我今日有用你之處那捉笊籬的便道恩人有何差使並不敢違宋四公道作成你趂一千貫錢養家則個，那捉笊籬的到喫一驚叫道罪過小人沒福消受宋四公道你只依我自有好處取出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教侯興扮作內官模樣把這條帶去禁魂張員外解庫裡去解錢道帶是無價之寶只要解他三百貫却對他說三日便來取贖若不贖時再加絕二百貫你且放在鋪內慢些子收藏則個侯興依計去了張員外是貪財之人見了這帶有些利息不問

來由當去三百貫足錢候與取錢回覆宋四公宋四公却教捉篋籬的到錢大王門上揭榜出首錢大王聽說獲得真賍便喚捉篋籬的面審捉篋籬的說道小的去解庫中當錢正迎那主管將白玉帶賣與北邊一個客人索價一千五百兩有人說是大王府裡來的故此小的出首錢大王差下百十名軍校教捉篋籬的做眼飛也似跑到禁魂張員外家不由分說到解庫中一搜搜出了這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張員外走出來分辯時這些個眾軍校那里來管你三七二十一一條索子扣頭和解庫中兩個主管都

拿來見錢大王錢大王見了這條帶明是眞贓首人
不虛便寫個鈞帖付與從筬籬的庫上支一千貫賞
錢錢大王打輸親往開封府拜滕大尹將玉帶及張
富一千人送去拷問大尹自巳緝獲不着到是錢大
王送來好生慙愧便罵道你前日到本府告失狀開
載許多金珠寶貝我想你庶民之家那得許多東西
却原來放縱做賊你實說這玉帶甚人偸來的張富
道小的祖遺財物並非做賊窩贓這條帶是昨日申
牌時分一個内官拿來解了三百貫錢去的大尹道
錢大王府裡失了蜡花盤龍羊脂白玉帶你豈不曉

得怎肯不留來屋當錢與他如今這內官何在明明
是一派胡說喝教獄卒將張富和兩個主管一齊用
刑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張富受苦不過情願
責限三日要出去挨獲當帶之人三日獲不着甘心
認罪滕大尹心上也有些疑慮只將兩個主管監候
却差獄卒押着張富准他立限三日回話張富眼淚
汪汪出了府門到一個酒店裡坐下且請獄卒喫三
盃方纔舉盞只見外面踱個老兒入來問道那一個
是張員外張富低着頭不敢答應獄卒便問閣下是
誰要尋張員外則甚那老兒道老漢有個喜信要報

他特到他解庫前開說有官事在府前老漢與尋至
此張富方纔起身道在下便是張富不察有何喜信
見報請就此坐講那老兒捱着張員外身邊坐下開
道員外土庫中失物曾緝知下落否張員外道在下
不知那老兒道老漢到曉得三分特來相報員外若
不信時老漢願指引同去捉賍見了真正賍物老漢
方敢領賞張員外大喜道若捉得道五萬貫賍物便
賠償錢大王也還有餘拚些上下使用身上也得乾
淨便問道老丈既然的確且說是何名姓那老兒向
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張員外大驚道怕沒此事老兒

道老漢情願到府中出個首狀若趕不出真贓老漢自認罪張員外大喜道且屈老丈同在此喫三盃等大尹晚堂一同去稟當下四人飲酒半醉恰好大尹陞廳張員外買張紙教老兒寫了首狀四人一齊進府出首滕大尹看了王保狀詞却是說馬觀察王殿直做賊偷了張富家財心中想道他兩個積年捕賊那有此事便問王保道你莫非挾仇陷害麼有甚麼證據王保老兒道小的在鄭州經紀見兩個人把許多金珠在彼兌換他說家裡還藏得有要換時再取來小的認得他是本府差來緝事的他如何有許多

寶物心下疑惑今見張富失單所開寶物相像小的情願眼同張富到彼搜尋如若沒有甘當認罪縣大尹似信不信便差李觀察李順領着眼明手快的公人一同王保張富前去此時馬觀察馬翰與王七殿直王遵俱在各縣挨緝兩宗盜案未歸衆人先到王殿直家發聲喊趕將入來王七殿直的老婆抱着三歲的孩子正在窗前喫棗糕引着耍子見衆人囂嗚喫了一驚正不知甚麼緣故恐怕唬壞了孩子把袖帽子掩了耳朵把着進房衆人隨着腳跟兒走圍住婆娘問道張員外家賍物藏在那里婆娘只光着眼

不知那裡說起眾人見婆娘不言不語一齊揪着頭髮搜尋了一回雖有幾件銀釵飾和些衣服並沒贓證李觀察將待埋怨王保只見王保低着頭向床底下鑽去在貼壁床腳下解下一個包兒笑嘻嘻的捧將出來眾人打開看時都是八寶嵌花金盃一對金鑲瓶珥盃十隻北珠念珠一串張員外認得是土庫中東西還痛起來放聲大哭連婆娘也不知這物事那里來的怎做一堆開了口合不得垂了手擡不起眾人不由分說將一條索子扣了婆娘們殢婆娘哭哭啼啼將孩子寄在鄰舍只得隨着眾人走路眾人

二件何堪 法蠢笨人 如何不敗

再到馬觀察家混亂了一場又是王保點點搠搠在屋簷瓦楷內搜出珍珠一包嵌寶金釧等物張員外也都認得兩家妻小都帶到府前滕大尹兀自坐在廳上專等回話見衆人蜂擁進來階下列着許多贓物說是床脚上瓦摽內搜出見有張富識認是眞滕大尹大驚道常聞得捉賊的就做賊不想王遵馬翰眞個做下這般勾當喝教將兩家妻小監候立限速拿正賊所獲贓物暫寄庫首人在外聽候侍贓物明白照額領賞張富磕頭禀道小人是有碗飯吃的人家錢大王府中玉帶雖由小人委實不知今小的家

中被盜贓物既有的據小人認了悔氣情願將來賠償錠府望相公方便釋放小人和那兩個主管替代陰德滕大尹情知張富冤枉許他召保在外王保跟張員外到家要了他五百貫賞錢去了原來王保就是王秀渾名病猫兒他走得撲鬧波疾來四公定下計策故意將禁庫張員外家土庫中贓物預教王秀潜地埋藏兩家床頭屋簷等處却教他改名王保出首起贓官府那里知道却說王遵馬翰正在各府緝獲公事鬧得妻小嘆了官司急忙回來見滕大尹滕大尹不由分說用起刑法打得希爛要他招承張富

贓物二人那肯招認大尹教監中放出兩家的老婆來都面面相覷沒處分辯連大尹也委決不下都發監候次日又拘張富到官勸他且將己財賠了錢大王府中失物待從容退贓還你張富被官府逼勒不過只得承認了歸家思想又惱又悶又不捨得家財在土庫中自縊而死可惜有名的禁魂張員外只爲慳吝二字惹出大禍連性命都送了那王七殿直王遵馬觀察馬翰後來俱死於獄中這一班賊盜公然在東京做歹事飲美酒宿名娼沒人奈何得他那時節東京擾亂家家戶戶不得太平直待包龍圖相公

做了府尹這一班賊盜方纔懼怕各散去訖地方始得寧靜有詩爲証詩云

只因貪吝惹非殃　引到東京盜賊狂
虧殺龍圖包大尹　始知好官自民安

三十六卷終